晉書/卷06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六十 列傳第三十 ◄

晉書
卷六十一 列傳第三十一

► 卷六十二 列傳第三十二

周浚 子嵩 謨 從父弟馥 成公簡 苟晞 華軼 劉喬 孫耽 耽子柳

周浚

周浚，字開林，汝南安成人也。父裴，少府卿。浚性果烈。以才理見知，有人倫鑒識。鄉人史曜素微賤，眾所未知，浚獨引之為友，遂以妹妻之，曜竟有名於世。浚初不應州郡之辟，後仕魏為尚書郎。累遷御史中丞，拜折沖將軍、揚州刺史，封射陽侯。

隨王渾伐吳，攻破江西屯戍，與孫皓中軍大戰，斬偽丞相張悌等首級數千，俘馘萬計，進軍屯于橫江。時聞龍驤將軍王濬既破上方，別駕何惲說浚曰：「張悌率精銳之卒，悉吳國之眾，殄滅于此，吳之朝野莫不震懾。今王龍驤既破武昌，兵威甚盛，順流而下，所向輒克，土崩之勢見矣。竊謂宜速渡江，直指建鄴，大軍卒至，奪其膽氣，可不戰而擒。」浚善其謀，便使白渾。惲曰：「渾暗於事機，而欲慎己免咎，必不我從。」浚固使白之，渾果曰：「受詔但令江北抗衡吳軍，不使輕進。貴州雖武，豈能獨平江東！今者違命，勝不足多；若其不勝，為罪已重。且詔令龍驤受我節度，但當具君舟楫，一時俱濟耳。」惲曰：「龍驤克萬里之寇，以既濟之功來受節度，未之聞也。且握兵之要，可則奪之，所謂受命不受辭也。今渡江必全克獲，將有何慮？若疑於不濟，不可謂智；知而不行，不可謂忠，實鄙州上下所以恨恨也。」渾執不聽。居無何而濬至，渾召之不來，乃直指三山，孫皓遂降於浚。渾深恨之，而欲與浚爭功。惲箋與浚曰：「《書》貴克讓，《易》大謙光，斯古文所詠，道家所崇。前破張悌，吳人失氣，龍驤因之，陷其

區宇。論其前後，我實緩師，動則為傷，事則不及。而今方競其功。彼既不吞聲，將虧雍穆之弘，興矜爭之鄙，斯愚情之所不取也。」浚得箋，即諫止渾，渾不能納，遂相表奏。

浚既濟江，與渾共行吳城壘，綏撫新附，以功進封成武侯，食邑六千戶，賜絹六千匹。明年，移鎮秣陵。時吳初平，屢有逃亡者，頻討平之。賓禮故老，搜求俊乂，甚有威德，吳人悅服。

初，吳之未平也，浚在弋陽，南北為互市，而諸將多相襲奪以為功。吳將蔡敏守於沔中，其兄珪為將在秣陵，與敏書曰：「古者兵交，使在其間，軍國固當舉信義以相高。而聞疆場之上，往往有襲奪互市，甚不可行，弟慎無為小利而忘大備也。」候者得珪書以呈浚，浚曰：「君子也。」及渡江，求珪，得之，問其本，曰；「汝南人也。」浚戲之曰：「吾固疑吳無君子，而卿果吾鄉人。」

遷侍中。武帝問浚：「卿宗後生，稱誰為可？」答曰：「臣叔父子恢，稱重臣宗；從父子馥，稱清臣宗。」帝並召用。浚轉少府，以本官領將作大匠。改營宗廟訖，增邑五百戶。後代王渾為使持節、都督揚州諸軍事、安東將軍，卒于位。三子：顗、嵩、謨。顗嗣爵，別有傳云。

子嵩

嵩字仲智，狷直果俠，每以才氣陵物。元帝作相，引為參軍。及帝為晉王，又拜奉朝請。嵩上疏曰：「臣聞取天下者，常以無事。及其有事，不足以取天下。故古之王者，必應天順時，義全而後取，讓成而後得，是以享世長久，重光萬載也。今議者以殿下化流江漢，澤被六州，功濟蒼生，欲推崇尊號。臣謂今梓宮未反，舊京未清，義夫泣血，士女震動；宜深明周公之道，先雪社稷大恥，盡忠言嘉謀之助，以時濟弘仁之功，崇謙謙之美，推後己之誠；然後揖讓以謝天下，誰敢不應，誰敢不從！」由是忤旨，出為新安太守。

嵩怏怏不悅，臨發，與散騎郎張嶷在侍中戴邈坐，褒貶朝士，又詆毀邈，邈密表之。帝召嵩入，面責之曰：「卿矜豪傲慢，敢輕忽朝廷，由吾不德故耳。」嵩跪謝曰：「昔唐虞至聖，四凶在朝。陛下雖聖明禦世，亦安能無碌碌之臣乎！」帝怒，收付廷尉。廷尉華恆以嵩大不敬棄市論，嶷以扇和減罪除名。時顗方貴重，帝隱忍。久之，補廬陵太

守，不之職，更拜御史中丞。

是時帝以王敦勢盛，漸疏忌王導等。嵩上疏曰：

臣聞明君思隆其道，故賢智之士樂在其朝；忠臣將明其節，故量時而後仕。樂在其朝，故無過任之譏；將明其節，故無過寵之謗。是以君臣並隆，功格天地。近代以來，德廢道衰，君懷術以禦臣，臣挾利以事君，君臣交利而禍亂相尋，故得失之跡難可詳言。臣請較而明之。

夫傅說之相高宗，申召之輔宣王，管仲之佐齊桓，衰范之翼晉文，或宗師其道，垂拱受成，委以權重，終至匡主，未有憂其逼己，還為國蠹者也。始田氏擅齊，王莽篡漢，皆藉封土之強，假累世之寵，因暗弱之主，資母后之權，樹比周之黨，階絕滅之勢，然後乃能行其私謀，以成篡奪之禍耳。豈遇立功之主，為天人所相，而能運其奸計，以濟其不軌者哉！光武以王族奮于閭閻，因時之望，收攬英奇，遂續漢業，以美中興之功。及天下既定，頗廢黜功臣者，何哉？武力之士不達國體，以立一時之功，不可久假以權勢，其興廢之事，亦可見矣。近者三國鼎峙，並以雄略之才，命世之能，皆委賴俊哲，終成功業，貽之後嗣，未有愆失遺方來之恨者也。

今王導、王廣等，方之前賢，猶有所後。至於忠素竭誠，義以輔上，共隆洪基，翼成大業，亦昔之亮也。雖陛下乘奕世之德，有天人之會，割據江東，奄有南極，龍飛海顒，興復舊物，此亦群才之明，豈獨陛下之力也。今王業雖建，羯寇未梟，天下蕩蕩，不賓者眾，公私匱竭，倉庾未充，梓宮沈淪，妃後不反，正委賢任能推轂之日也。功業垂就，晉祚方隆，而一旦聽孤臣之言，惑疑似之說，乃更以危為安，以疏易親，放逐舊德，以佞伍賢，遠虧既往之明，顧傷伊管之交，傾巍巍之望，喪如山之功，將令賢智杜心，義士喪志，近招當時之患，遠遺來世之笑。夫安危在號令，存亡在寄任，以古推今，豈可不寒心而哀歎哉！

臣兄弟受遇，無彼此之嫌，而臣干犯時諱，觸忤龍鱗者何？誠念社稷之憂，欲報之于陛下也。古之明王，思聞其過，悟逆旅之言，以明成敗之由，故採納愚言，以考虛實，上為宗廟無窮之計，下收億兆元元之命。臣不勝憂憤，竭愚以聞。

疏奏，帝感悟，故導等獲全。

王敦既害顗而使人吊嵩，嵩曰：「亡兄天下人，為天下人所殺，復何所吊！」敦甚銜之，懼失人情，故未加害，用為從事中郎。嵩，王應嫂父也，以顗橫遇禍，意恆憤憤，嘗眾中云：「應不宜統兵。」敦密使妖人李脫誣嵩及周筵潛相署置，遂害之。嵩精於事佛，臨刑猶於市誦經云。

子謨

謨以顗故，頻居顯職。王敦死後，詔贈戴若思、譙王承等，而未及顗。時謨為後軍將軍，上疏曰：

臣亡兄顗，昔蒙先帝顧眄之施，特垂表啟，以參戎佐，顯居上列，遂管朝政，並與群後共隆中興，仍典選曹，重蒙寵授，忝位師傅，得與陛下揖讓抗禮，恩結特隆。加以鄙族結婚帝室，義深任重，庶竭股肱，以報所受。凶逆所忌，惡直醜正。身陷極禍，忠不忘君，守死善道，有隕無二。顗之雲亡，誰不痛心，況臣同生，能不哀結！

王敦無君，由來實久，元惡之甚，古今無二。幸賴陛下聖聰神武，故能摧破凶強，撥亂反正，以甯區宇。前軍事之際，聖恩不遺，取顗息閔，得充近侍。臣時面啟，欲令閔還襲臣亡父侯爵。時卞壼、庾亮並侍御坐，壼云：「事了當論顯贈。」時未淹久，言猶在耳。至於譙王承、甘卓，已蒙清復，王澄久遠，猶在論議。況顗忠以衛主，身死王事，雖嵇紹之不違難，何以過之！至今不聞復封加贈褒顯之言。不知顗有餘責，獨負殊恩，為朝廷急於時務，不暇論及？此臣所以痛心疾首，重用哀歎者也。不勝辛酸，冒陳愚款。

疏奏，不報。謨復重表，然後追贈顗官。

謨曆少府、丹陽尹、侍中、中護軍，封西平侯。卒贈金紫光祿大夫，謚曰貞。

從父弟馥

馥字祖宣，浚從父弟也。父薈，安平太守。馥少與友人成公簡齊名，俱起家為諸王文學，累遷司徒左西屬。司徒王渾表「馥理識清正，兼有才幹，主定九品，檢括精詳。臣委任責成，褒貶允當，請補尚書郎」。許之。稍遷司徒左長史、吏部郎，選舉精密，論望益美。轉御史中丞、侍中，拜徐州刺史，加冠軍將軍、假節。徵為廷尉。

惠帝幸鄴，成都王穎以馥守河南尹。陳眕、上官已等奉清河王覃為太子，加馥衛將軍、錄尚書，馥辭不受。覃令馥與上官已合軍，馥認已小人縱暴，終為國賊，乃共司隸滿奮等謀共除之，謀泄，為已所襲，奮被害，馥走得免。及已為張方所敗，召馥還攝河南尹。暨東海王越迎大駕，以馥為中領軍，未就，遷司隸校尉，加散騎常侍、假節，都督諸軍事于澠池。帝還宮，出為平東將軍、都督揚州諸軍事，代劉准為鎮東將軍，與周玘等討陳敏，滅之，以功封永甯伯。

馥自經世故，每欲維正朝遷，忠情懇至。以東海王越不盡臣節，每言論厲然，越深憚之。馥睹群賊孔熾，洛陽孤危，乃建策迎天子遷都壽春。永嘉四年，與長史吳思、司馬殷識上書曰：「不圖厄運遂至於此！戎狄交侵，畿甸危逼。臣輒與祖納、裴憲、華譚、孫惠等三十人伏思大計，僉以殷人有屢遷之事，周王有岐山之徙，方今王都罄乏，不可久居，河朔蕭條，崤函險澀，宛都屢敗，江漢多虞，於今平夷，東南為愈。淮揚之地，北阻塗山，南抗靈嶽，名川四帶，有重險之固。是以楚人東遷，遂宅壽春，徐邳、東海，亦足戍禦。且運漕四通，無患空乏。雖聖上神聰，元輔賢明，居儉守約，用保宗廟，未若相土遷宅，以享永祚。臣謹選精卒三萬，奉迎皇駕。輒檄前北中郎將裴憲行使持節、監豫州諸軍事、東中郎將，風馳即路。荊、湘、江、揚各先運四年米租十五萬斛，布絹各十四萬匹，以供大駕。令王浚、苟晞共平河朔，臣等戮力以啟南路。遷都弭寇，其計並得。皇輿來巡，臣宜轉據江州，以恢王略。知無不為，古人所務，敢竭忠誠，庶報萬分。朝遂夕隕，猶生之願。」

越與苟晞不協，馥不先白於越，而直上書，越大怒。先是，越召馥及淮南太守裴碩，馥不肯行，而令碩率兵先進。碩貳於馥，乃舉兵稱馥擅命，已奉越密旨圖馥，遂襲之，為馥所敗。碩退保東城，求救於元帝。帝遣揚威將軍甘卓、建威將軍郭逸攻馥于壽春。安豐太守孫惠帥眾應之，使謝摛為檄。摛，馥之故將也。馥見檄，流涕曰：「必謝摛之辭。」摛聞之，遂毀草。旬日而馥眾潰，奔于項，為新蔡王確所拘，憂憤發病卒。

初，華譚之失廬江也，往壽春依馥，及馥軍敗，歸於元帝。帝問曰：「周祖宣何至於反？」譚封曰：「周馥雖死，天下尚有直言之士。馥見寇賊滋蔓，王威不振，故欲移都以紓國難。方伯不同，遂致其伐。曾不逾時，而京都淪沒。若使從馥之謀，或可後亡也。原情求實，何得為反！」帝曰：「馥位為征鎮，握兵方隅，召而不入，危而不持，亦天下之罪人也。」譚曰：「然。馥振纓中朝，素有俊彥之稱；出據方嶽，實有偏任之重，而高略不舉，往往失和，危而不持，當與天下共受其責。然謂之反，不亦誣乎！」帝意始解。

馥有二子：密、矯。密字泰玄，性虛簡，時人稱為清士，位至尚書郎，矯字正玄，亦有才幹。

成公簡

成公簡，字宗舒，東郡人也。家世二千石。性樸素，不求榮利，潛心味道，罔有幹其志者。默識過人。張茂先每言：「簡清靜比楊子雲，默識擬張安世。」後為中書郎。時馥已為司隸校尉，遷鎮東將軍。簡自以才高而在馥之下，謂馥曰：「揚雄為郎，三世不徙，而王莽、董賢位列三司，古今一揆耳。」馥甚慚之。官至太子中庶子、散騎常侍。永嘉末，奔苟晞，與晞同沒。

苟晞

苟晞，字道將，河內山陽人也。少為司隸部從事，校尉石鑒深器之。東海王越為侍中，引為通事令史，累遷陽平太守。齊王冏輔政，晞參冏軍事，拜尚書右丞，轉左丞，廉察諸曹，八坐以下皆側目憚之。及冏誅，晞亦坐免。長沙王乂為驃騎將軍，以晞為從事中郎。惠帝征成都王穎，以為北軍中候。及帝還洛陽，晞奔范陽王虓，虓承制用晞行兗州刺史。

汲桑之破鄴也，東海王越出次官渡以討之，命晞為前鋒。桑素憚之，於城外為柵以自守。晞將至，頓軍休士，先遣單騎示以禍福。桑眾大震，棄柵宵遁，嬰城固守。晞陷其九壘，遂定鄴而還。西討呂朗等，滅之。後高密王泰討青州賊劉根，破汲桑故將公師藩，敗石勒于河北，威名甚盛，時人擬之韓白。進位撫軍將軍、假節、都督青兗諸軍事，封東平郡侯，邑萬戶。

晞練于官事，文簿盈積，斷決如流，人不敢欺。其從母依之，奉養甚厚。從母子求為將，晞距之曰：「吾不以王法貸人，將無後悔邪？」固欲之，晞乃以為督護。後犯法，晞杖節斬之，從母叩頭請救，不聽。既而素服哭之，流涕曰：「殺卿者兗州刺史，哭弟者苟道將。」其杖法如此。

晞見朝政日亂，懼禍及己，而多所交結，每得珍物，即貽都下親貴。兗州去洛五百里，恐不鮮美，募得千里牛，每遣信，旦發暮還。

初，東海王越以晞復其仇恥，甚德之，引升堂，結為兄弟。越司馬潘滔等說曰：「兗州要衝，魏武以之輔相漢室。苟晞有大志，非純臣，久令處之，則患生心腹矣。若遷於青州，厚其名號，晞必悅，公自牧兗州，經緯諸夏，藩衛本朝，此所謂謀之於未有，為之於未亂也。」越以為然，乃遷晞征東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，加侍中、假節、都督青州諸軍事，領青州刺史，進為郡公。晞乃多置參佐，轉易守令，以嚴刻立功，日加斬戮，流血成川，人不堪命，號曰「屠伯」。頓丘太守魏植為流人所逼，眾五六萬，大掠兗州。晞出屯無鹽，以弟純領青州，刑殺更甚于晞，百姓號「小苟酷于大苟」。晞尋破植。

時潘滔及尚書劉望等共誣陷晞，晞怒，表求滔等首，又請越從事中郎劉洽為軍司，越皆不許。晞於是昌言曰：「司馬元超為宰相不平，使天下淆亂，苟道將豈可以不義使之？韓信不忍衣食之惠，死於婦人之手。今將誅國賊，尊王室，桓文豈遠哉！」乃移告諸州，稱己功伐，陳越罪狀。

時懷帝惡越專權，乃詔晞曰：「朕以不德，戎車屢興，上懼宗廟之累，下湣兆庶之困，當賴方岳，為國藩翰。公威震赫然，梟斬藩、桑，走降喬、朗，魏植之徒復以誅除，豈非高識明斷，朕用委成。加王彌、石勒為社稷之憂，故有詔委統六州。而公謙分小節，稽違大命，非所謂與國同憂也。今復遣詔，便施檄六州，協同大舉，翦除國難，稱朕意焉。」晞復移諸征鎮州郡曰：

「天步艱險，禍難殷流，劉元海造逆于汾陰，石世龍階亂于三魏，薦食畿甸，覆喪鄴都，結壘近郊，仍震兗豫，害三刺史，殺二都督，郡守官長，堙沒數十，百姓流離，肝腦塗地。晞以虛薄，負荷國重，是以弭節海隅，援枹曹衛。猥被中詔，委以關東，督統諸軍，欽承詔命。克今月二日，當西經濟黎陽，即日得滎陽太守丁嶷白事，李惲、陳午等救懷諸軍與羯大戰，皆見破散。懷城已陷，河內太守裴整為賊所執。宿衛闕乏，天子蒙難，宗廟之危，甚於累卵。承問之日，憂歎累息。晞以為先王選建明德，庸以服章，所以藩固王室，無俾城壞。是以舟楫不固，齊桓責楚；襄王逼狄，晉文致討。夫翼奬皇家，宣力本朝，雖陷湯火，大義所甘。加諸方牧，俱受榮寵，義同畢力，以報國恩。晞雖不武，首啟戎行，秣馬裹糧，以俟方鎮。凡我同盟，宜同赴救。顯立名節，在此行矣。

會王彌遣曹嶷破琅邪，北攻齊地。苟純城守，嶷眾轉盛，連營數十里。晞還，登城望之，有懼色，與賊連戰，輒破之。後簡精銳，與賊大戰，會大風揚塵，遂敗績，棄城

夜走。嶷追至東山，部眾皆降嶷。晞單騎奔高平，收邸閣，募得數千人。

帝又密詔晞討越，晞復上表曰：

殿中校尉李初至，奉被手詔，肝心若裂。東海王越得以宗臣遂執朝政，委任邪佞，寵樹奸黨，至使前長史潘滔、從事中郎畢邈、主簿郭象等操弄天權，刑賞由己。尚書何綏、中書令繆播、太僕繆胤、黃門侍郎應紹，皆是聖詔親所抽拔，而滔等妄構，陷以重戮。帶甲臨宮，誅討後弟，翦除宿衛，私樹國人。崇獎魏植，招誘逋亡，覆喪州郡。王途圮隔，方貢乖絕，宗廟闕蒸嘗之饗，聖上有約食之匱。鎮東將軍周馥、豫州刺史馮嵩、前北中郎將裴憲，並以天朝空曠，權臣專制，事難之興，慮在旦夕，各率士馬，奉迎皇輿，思隆王室，以盡臣禮。而滔、邈等劫越出關，矯立行台，逼徙公卿，擅為詔令，縱兵寇抄，茹食居人，交屍塞路，暴骨盈野。遂令方鎮失職，城邑蕭條，淮豫之萌，陷離塗炭。臣雖憤懣，守局東顒，自奉明詔，三軍奮厲，卷甲長驅，次於倉垣。即日承司空、博陵公浚書，稱殿中中郎劉權齎詔，敕浚與臣共克大舉。輒遣前鋒征虜將軍王贊徑至項城，使越稽首歸政，斬送滔等。伏願陛下寬宥宗臣，聽越還國。其餘逼迫，宜蒙曠蕩。輒寫詔宣示征鎮，顯明義舉。遣揚烈將軍閻弘步騎五千，鎮衛宗廟。

五年，帝復詔晞曰：「太傅信用奸佞，阻兵專權，內不遵奉皇憲，外不協比方州，遂令戎狄充斥，所在犯暴。留軍何倫抄掠宮寺，劫剝公主，殺害賢士，悖亂天下，不可忍聞。雖惟親親，宜明九伐。詔至之日，其宣告天下，率齊大舉，桓文之績，一以委公。其思盡諸宜，善建弘略。道�relay，故練寫副，手筆示意。」晞表曰：「奉被手詔，委臣征討，喻以桓文，紙練兼備，伏讀跪歎，五情惶怛。自頃宰臣專制，委杖佞邪，內擅朝威，外殘兆庶，矯詔專征，遂圖不軌，縱兵寇掠，陵踐宮寺。前司隸校尉劉暾、御史中丞溫畿、右將軍杜育，並見攻劫。廣平、武安公主，先帝遺體，咸被逼辱。逆節虐亂，莫此之甚。輒祗奉前詔，部分諸軍，遣王贊率陳午等將兵詣項，龔行天罰。」

初，越疑晞與帝有謀，使游騎于成皐間，獲晞使，果得詔令及朝廷書，遂大構疑隙。越出牧豫州以討晞，復下檄說晞罪惡，遣從事中郎楊瑁為兗州，與徐州刺史裴盾共討晞。晞使騎收河南尹潘滔，滔夜遁，及執尚書劉會、侍中程延，斬之。會越薨，盾敗，詔晞為大將軍大都督、督青徐兗豫荊揚六州諸軍事，增邑二萬戶，加黃鉞，先官如故。

晞以京邑荒饉日甚，寇難交至，表請遷都，遣從事中郎劉會領船數十艘，宿衛五百人，獻穀千斛以迎帝。朝臣多有異同。俄而京師陷，晞與王贊屯倉垣。豫章王端及和鬱

等東奔晞，晞群官尊端為皇太子，置行台。端承制以晞領太子太傅、都督中外諸軍、錄尚書，自倉垣徙屯蒙城，贊屯陽夏。

晞出於孤微，位至上將，志頗盈滿，奴婢將千人，侍妾數十，終日累夜不出戶庭，刑政苛虐，縱情肆欲。遼西閻亨以書固諫，晞怒，殺之。晞從事中郎明預有疾居家，聞之，乃舉病諫晞曰：「皇晉遭百六之數，當危難之機，明公親稟廟算，將為國家除暴。閻亨美士，奈何無罪一旦殺之！」晞怒白；「我自殺閻亨，何關人事，而舉病來罵我！」左右為之戰慄，預曰：「以明公以禮見進，預欲以禮自盡。今明公怒預，其若遠近怒明公何！昔堯舜之在上也，以和理而興；桀紂之在上也，以惡逆而滅。天子且猶如此，況人臣乎！願明公且置其怒而思預之言。」晞有慚色。由是眾心稍離，莫為致用，加以疾疫饑饉，其將溫畿、傅宣皆叛之。石勒攻陽夏，滅王贊，馳襲蒙城，執晞，署為司馬，月餘乃殺之。晞無子，弟純亦遇害。

華軼

華軼，字彥夏，平原人，魏太尉歆之曾孫也。祖表，太中大夫。父澹，河南尹。軼少有才氣，聞於當世，泛愛博納，眾論美之。初為博士，累遷散騎常侍。東海王越牧兗州，引為留府長史。永嘉中，曆振威將軍、江州刺史。雖逢喪亂，每崇典禮，置儒林祭酒以弘道訓，乃下教曰：「今大義頹替，禮典無宗，朝廷滯議，莫能攸正，常以慨然，宜特立此官，以弘其事。軍諮祭酒杜夷，棲情玄遠，確然絕俗，才學精博，道行優備，其以為儒林祭酒。」俄被越檄使助討諸賊，軼遣前江夏太守陶侃為揚武將軍，率兵三千屯夏口，以為聲援。軼在州其有威惠，州之豪士接以友道，得江表之歡心，流亡之士赴之如歸。

時天子孤危，四方瓦解，軼有匡天下之志，每遣貢獻入洛，不失臣節。謂使者曰：「若洛都道斷，可輸之琅邪王，以明吾之為司馬氏也。」軼自以受洛京所遣，而為壽春所督，時洛京尚存，不能祗承元帝教命，郡縣多諫之，軼不納，曰：「吾欲見詔書耳。」時帝遣揚烈將軍周訪率眾屯彭澤以備軼，訪過姑孰，著作郎干寶見而問之，訪曰：「大府受分，令屯彭澤，彭澤，江州西門也。華彥夏有憂天下之誠，而不欲碌碌受人控禦，頃來紛紜，粗有嫌隙。今又無故以兵守其門，將成其釁。吾當屯尋陽故縣，既在江西，可以捍禦北方，又無嫌於相逼也。」尋洛都不守，司空荀藩移檄，而以帝為盟主。既而帝承制改易長吏，軼又不從命，於是遣左將軍王敦都督甘卓、周訪、宋典、趙誘等討之。軼遣別駕陳雄屯彭澤以距敦，自為舟軍以為外援。武昌太守馮逸次於湓口，訪擊逸，破

之。前江州刺史衛展不為軼所禮，心常怏怏。至是，與豫章太守周廣為內應，潛軍襲軼，軼眾潰，奔于安城，追斬之，及其五子，傳首建鄴。

初，廣陵高悝寓居江州，軼避為西曹掾，尋而軼敗，悝藏匿軼二子及妻，崎嶇經年。既而遇赦，悝攜之出首，帝嘉而宥之。

劉喬

劉喬，字仲彥，南陽人也。其先漢宗室，封安眾侯，傳襲曆三代。祖廙，魏侍中。父阜，陳留相。喬少為秘書郎，建威將軍王戎引為參軍。伐吳之役，戎使喬與參軍羅尚濟江，破武昌，還授滎陽令，遷太子洗馬。以誅楊駿功，賜爵關中侯，拜尚書右丞。豫誅賈謐，封安眾男，累遷散騎常侍。

齊王冏為大司馬，初，嵇紹為冏所重，每下階迎之。喬言於冏曰；「裴、張之誅，朝臣畏憚孫秀，故不敢不受財物。嵇紹今何所逼忌，故畜裴家車牛、張家奴婢邪？樂彥輔來，公未嘗下床，何獨加敬於紹？」冏乃止。紹謂喬曰：「大司馬何故不復迎客？」。喬曰：「似有正人言，以卿不足迎者。」紹曰：「正人為誰？」喬曰：「其則不遠。」紹默然。頃之，遷御史中丞。冏腹心董艾勢傾朝廷，百僚莫敢忤旨。喬二旬之中，奏劾艾罪釁者六。艾諷尚書右丞荀晞免喬官，復為屯騎校尉。張昌之亂，喬出為威遠將軍、豫州刺史，與荊州刺史劉弘共討昌，進左將軍。

惠帝西幸長安，喬與諸州郡舉兵迎大駕。東海王越承制轉喬安北將軍、冀州刺史，以范陽王虓領豫州刺史。喬以虓非天子命，不受代，發兵距之。潁川太守劉輿昵于虓，喬上尚書列輿罪惡。河間王顒得喬所上，乃宣詔使鎮南將軍劉弘、征東大將軍劉准、平南將軍彭城王釋與喬並力攻虓於許昌。輿弟琨率眾救虓，未至而虓敗，虓乃與琨俱奔河北。未幾，琨率突騎五千濟河攻喬，喬劫琨父蕃，以檻車載之，據考城以距虓，眾不敵而潰。

喬復收散卒，屯于平氏，河間王顒進喬鎮東將軍、假節，以其長子祐為東郡太守，又遣劉弘、劉准、彭城王釋等率兵援喬。弘與喬箋曰：「適承范陽欲代明使君。明使君受命本朝，列居方伯，當官而行，同獎王室，橫見遷代，誠為不允。然古人有言，牽牛以蹊人之田，信有罪矣，而奪之牛，罰亦重矣。明使君不忍亮直狷介之忿，甘為戎首，竊以為過。何者？至人之道，用行舍藏。跨下之辱，猶宜俯就，況於換代之嫌，纖介之

釁哉！范陽國屬，使君庶姓，周之宗盟，疏不間親，曲直既均，責有所在。廉藺區區戰國之將，猶能升降以利社稷，況命世之士哉！今天下紛紜，主上播越，正是忠臣義士同心戮力之時。弘實暗劣，過蒙國恩，願與使君共戴盟主，雁行下風，掃除凶寇，救蒼生之倒懸，反北辰於太極。此功未立，不宜乖離。備蒙顧遇，情隆于常，披露丹誠，不敢不盡。春秋之時，諸侯相伐，復為和親者多矣。願明使君回既往之恨，追不二之蹤，解連環之結，修如初之好。范陽亦將悔前之失，思崇後信矣。

東海王越將討喬，弘又與越書曰：「適聞以吾州將擅舉兵逐范陽，當討之，誠明同異、懲禍亂之宜。然吾竊謂不可。何者？今北辰遷居，元首移幸，群後抗義以謀王室，吾州將荷國重恩，列位方伯，亦伐鼓即戎，戮力致命之秋也。而范陽代之，吾州將不從，由代之不允，但矯枉過正，更以為罪耳。昔齊桓赦射鉤之仇而相管仲，晉文忘斬祛之怨而親勃鞮，方之於今，當何有哉！且君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，今奸臣弄權，朝廷困逼，此四海之所危懼，宜釋私嫌，共存公義，含垢匿瑕，忍所難忍，以大逆為先，奉迎為急，不可思小怨忘大德也。苟崇忠恕，共明分局，連旗推鋒，各致臣節，吾州將必輸寫肝膽，以報所蒙，實不足計一朝之謬，發赫然之怒，使韓盧東郭相困而為豺狼之擒也。吾雖庶姓，負乘過分，實願足下率齊內外，以康王室，竊恥同儕自為蠹害。貪獻所懷，惟足下圖之。」又上表曰：「范陽王虓欲代豫州刺史喬，喬舉兵逐虓，司空、東海王越以喬不從命討之。臣以為喬忝受殊恩，顯居州司，自欲立功于時，以徇國難，無他罪闕，而范陽代之，代之為非。然喬亦不得以虓之非，專威輒討，誠應顯戮以懲不恪。然自頃兵戈紛亂，猜禍鋒生，恐疑隙構于群王，災難延于宗子，權柄隆於朝廷，逆順效於成敗，今夕為忠，明旦為逆，翻其反而，互為戎首，載籍以來，骨肉之禍未有如今者也。臣竊悲之，痛心疾首。今邊陲無備豫之儲，中華有杼軸之困，而股肱之臣不惟國體，職競尋常，自相楚剝，為害轉深，積毀銷骨。萬一四夷乘虛為變，此亦猛獸交鬬，自效于卞莊者矣。臣以為宜速發明詔，詔越等令兩釋猜嫌，各保分局。自今以後，其有不被詔書擅興兵馬者，天下共伐之。《詩》云：『誰能執熱，逝不以濯？』若誠濯之，必無灼爛之患，永有泰山之固矣。」

時河間王顒方距關東，倚喬為助，不納其言。東海王越移檄天下，帥甲士三萬，將入關迎大駕，軍次於蕭，喬懼，遣子祐距越于蕭縣之靈壁。劉琨分兵向許昌，許昌人納之。琨自滎陽率兵迎越，遇祐，眾潰見殺。喬眾遂散，與五百騎奔平氏。帝還洛陽，大赦，越復表喬為太傅軍諮祭酒。越薨，復以喬為都督豫州諸軍事、鎮東將軍、豫州刺史。卒于官，時年六十三。湣帝末，追贈司空。子挺，潁川太守。挺子耽。

孫毓

毓字敬道。少有行檢，以義尚流稱，為宗族所推。博學，明習《詩》、《禮》、三史。曆度支尚書，加散騎常侍。在職公平廉慎，所蒞著績。桓玄，毓女婿也。及玄輔政，以毓為尚書令，加侍中，不拜，改授特進、金紫光祿大夫。尋卒，追贈左光祿大夫、開府。毓子柳。

毓子柳

柳字叔惠，亦有名譽。少登清官，曆尚書左右僕射。時右丞傅迪好廣讀書而不解其義，柳唯讀《老子》而已，迪每輕之。柳云：「卿讀書雖多，而無所解，可謂書簏矣。」時人重其言。出為徐、兗、江三州刺史。卒，贈右光祿大夫、開府儀同三司。喬弟乂，始安太守。乂子成，丹陽尹。

史評

史臣曰：周浚人倫鑒悟，周馥理識精詳，華軼動顧禮經，劉喬志存諒直，用能曆官內外，咸著勳庸。而祖宣獻策遷都，乖忤於東海，彥夏系心宸極，獲罪於琅邪，乃被以惡名，加其顯戮，豈不哀哉！向若違左衽任于伊川，建右社於淮服，據方城之險，藉全楚之資，簡練吳越之兵，漕引淮海之粟，縱未能祈天永命，猶足以紓難緩亡。嗟乎！「不用其良，覆俾我悖」，其此之謂也。苟晞擢自庸微，位居上將，釋位之功未立，貪暴之釁已彰，假手世龍，以至屠戮，斯所謂「殺人多矣，能無及此乎」！

贊曰：開林才理，爰登貴仕，績著折沖，化行江汜。軼既尊主，馥亦勤王，背時獲戾，違天不祥。喬為戎首，未識行藏。道將鞠旅，威名克舉，領虐有聞，忠勤未取。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